

Can Thought Go On Without A Body?

假若意识摆脱身体

“你知道——科技并不完全是由我们人类发明的。”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有一种感觉在蔓延，一种预兆感，似乎一切皆且尽、皆将变……

或许，在目前全球体系分崩离析、科技进步主义不断见长的时代背景下，确实有理由感到一丝末日感。历史的转折点引导我们再次思考那个有关自身为何的经典母题。若从当今现象出发，问：你使用 ChatGPT 的频次为多少？你是否查阅过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思绪因眼前的电子世界而走神，这种现象上一次发生是在何时？又或者，你将分繁杂乱的思绪点键入某一算法程序，依靠着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新工具来解决工作。当然，你是否还期待着这种工具能在不久的未来变得更加无所不能？

各大资本巨头近年来面向人工智能和脑机交互等领域的狂热倾注，使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一种技术层面的、针对人类的去中心化。若顺着这处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频繁的健忘似乎正预言着历史和个人记忆的断层，而对机器的依赖则昭显人类主体的失能。失语症和健忘症，未能与机器良性媾合的副作用，是典型的当代症状之一。类似的情形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1991 年的《非人》(*Inhuman*)一书中即有提及，此书的开篇之章“假若意识摆脱身体”(Can Thought Go On Without A Body?)便描绘了人类的肉体因电子化而被消灭的设想。从本质上来看，无形体的机械化正是科技的最终目标。

启蒙运动留给我们诸多似是长青、但也顽固的人文主义叙事，如不容置疑的有关自我的概念，或是对于个体价值和意义的追求等等。即便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早已预言人文主义的终结，即便一切已经踏入后现代性中，我们的教育、历史、道德观、集体叙事及自我认知仍然存续于人文主义的荫庇之下，因而对“黄金昨日”仍有幻觉般的憧憬。怀旧一种早已消逝的对象既是荒诞又是根深蒂固且自我限制的人性，我们都是错位生长的时间杂合体。试问“意识可否摆脱身体？”正是诘问“如果‘我’是一个随数据飘荡的后人类鬼魂，‘我’怎能不梦见作为人的过去？”无意复兴人文主义，却不知未来是否还有人类这一物种，此时的我们履步不前，正与元叙事和个人叙事都逐渐分裂，因不明朗的前方而无法进一步在未来遐想中定义自我，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巨大的创伤般的困惑。

不过利奥塔也提出了另一种能带我们脱离这种困境的可能性——保持难以被解构的创意天性，并对所遇见的一切（尤其是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抱有怀疑，持续深度的个人思考。本次 StillShow 受到这一假设的启发，从人类主体性消逝的现象出发，尝试畅想并重构每一个个体的未来之实。展览所陈列的 20 位青年艺术家各自探索着实体与虚拟之间、私密欲望与赛博幻想之间、迷恋记忆（纪实）与遗忘记忆（纪实）之间的密切互动。艺术家们通过考察这些对象来解读后现代及后人类转向的复杂多重性——这一转变不仅激发蓬勃的创意和自由，也将我们抛入种种疑虑和创伤之中。本次展览是一个呈现着多元媒介与实验的沉思空间，以此向公众发问，在这个智能及个体体验都不再独属于人类的今天，作为人、作为你自己还会意味着什么？而九天之后，有关此次展览，你又将存储下哪些未被打扰的记忆？